

奥斯陆——卑尔根

铁道的构成

对于铁道迷来说，铁道的迷人之处就在于提供种种旅行的可能性。传统的铁道往往以经济效益作为考虑的优先条件，难以在景观上更为着力，这使得铁道风景有所减损。不过，在今天，铁道是一条兼具交通运输功能和风景观光功能的廊道。就像瓦尔特·本雅明笔下的“拱廊”，适宜于闲逛，也适宜于感受不同的地方文化风物。

选择火车旅行，对铁道迷来说，不只是因火车的慢，也是能欣赏铁道风景的最佳所在。此外，如刘克襄在《11元的铁道旅行》所说，“把铁道当做圆规，以车站为针尖脚，慢吞地画出半径或圆圈，丈量着经过的大城小镇小村小落。”

这种对铁道在地感的观察，其所辐射的面积不再只是铁道线、车站，这也是让铁道迷感到迷人的地方。当我们乘坐一列火车，沿途有古城堡、历史文化遗产，亦或者某个心仪的名人故居，那自然就呈现出不同的价值来。

火车的慢，正是与飞机的迅速抵达目的地成为对比，这种比较，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各地人文风物的探寻。当我们沿着铁路线，接近早已期待的风景时，那种激动超越了对慢火车的抱怨吧。

比如沿着成昆铁路线旅行，“从成都到峨眉，列车运行在岷江流域的成都平原。苏轼的家乡眉山多丘陵，浅浅的山丘满是松树，松林间是弯弯的梯田。过青衣江大桥时，在列车上可以望见江边的千佛崖。”在山川河流之间穿越，是何等的精神享受。

不过，将铁路的构成仅仅是归结于各种“物”的组成，显然忽略掉了更能打动人心的人文风景，更为独特：人。有过旅行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人是铁道最美的风景，每一次旅行，都会相遇不同的人与故事，他们让铁道也充满了种种温馨。

今天的铁道，同样涉及到现代化元素，比如工业、设计、建筑等等，与传统的铁道相比，其更强调人性化和人文关怀，比如青藏线的“穿越生命线，敲开幸福门”，即强调人文的一面。以新的姿态适应铁道风景，也是一种必然的发展趋势。

这在世界上数十个著名的铁道风景线上，我也注意到，不管是车站设计，还是沿途风景，都尽最大可能地展现沿途风景，有时不乏人文景观，这带给的惊喜远远比单调的铁道线更有趣得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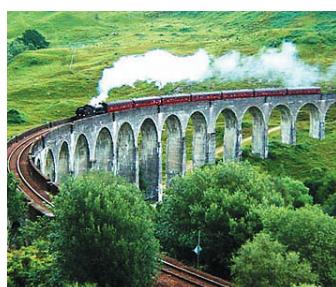
美丽的铁道线，犹如我们人生的一个个驿站。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休憩的场所，同时也是能够带领我们深入到每一个独特的人文风景当中去的。

铁道的迷人风景线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林月白



成昆线



格拉斯哥——大吉岭

铁道的审美趣味

作家刘克襄在《11元的铁道旅行》里记录下台湾最慢的火车、最短的路程、最便宜的旅次，票价11元台币。平溪—十分—高雄—集集—牡丹。以铁路为轨道，以车站为中心，不停地行走漫步。从一个小站到下个小站，去感受知名或不知名的地方风情，小站风物。喧哗驿站的观光景点、寂寞小站的孤独，站前的两家面摊、铁路上的便当，用11元的目光来看，便有了特殊的情味。

这种对铁道的打量使铁道旅行呈现出独特的审美观。当我们沿着不同的铁道漫游在城市、乡村，所看到的世界，是与宣传册上的不大相同。也正因如此，铁道迷最愿意通过观察，赋予不同的铁路线以各自的审美趣味，如南京的小清新铁路、全球唯一的烧煤蒸气小火车——四川嘉阳小火车，都具有崇高的地位。

“铁路不仅仅满足于提供交通运输的可能，更应该带给人多元的审美享受。试想，乘坐火车旅行，若是沿途都是一样的单调，那是怎样的乏味。但有了景观、风物，就能给人以新鲜感，这也是铁路的存在感。”像这样的论调，在今天更广为人知。

在铁道迷看来，铁道旅行的最奇特之处，就是能看到不同的铁道风景。英国《卫报》曾评选出世界十大铁道风景，排名第一的是位于挪威的奥斯陆—卑尔根线，“这条高纬度的铁道线穿越了无数美丽的峡湾、冰川和雪山，以及螺旋型的隧道，将摩克的故乡与格里格的故乡相互连接。”

国内的西宁—拉萨线也名列在这个榜单上，其理由是“青藏铁路一路都是美景，乘车也同样在旅游。”通常意义上，铁道风景给人的是追寻自然与人文的脚步，发现生活中的更多美好。

有人说，美国的铁道迷们会羡慕中国如此繁密的铁道网络，串起的一座座铁道小站有着陌生疏离的美感，它们绽放在生活之外，吸引着庸碌的人们驻足眺望。轰隆隆的发动机声音、冰冷蜿蜒的铁轨、长长的日夜不停前行的车厢，带着人们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。然而，在铁道认知文化方面，我们却还是有不短的路要走。

当绿皮火车被替代，简陋的火车站建设得高大漂亮，铁路的快速增长，这种变化是目不暇接，如何才能提升对铁道文化的关注，这就需要对铁道有更深层次的了解，甚至走进铁道的所在场景当中去，才能体味它的丰富内核。

值得关注的是，在新自然美学的铁道迷看来，铁道旨在找回对景观的自然审美趣味。无疑随着现代城市与工业文明的到来，对物文化的探索也在尝试回归田园生活。那么，也许通过铁道可以实现这种理想。

作家笔下的人文铁道

作家李长声曾说，推理无非要设定两个谜，空间的“密闭场所”与时间的“不在现场”，而铁路同时预备了这两个设谜条件。按列车时刻表写推理，几乎是日本推理小说的一大特色，或许其背景在于日本铁路的特色——准时正点。战后之初，日本一片废墟，有人得知列车仍能按时刻表运行，便认定日本有希望。写这类推理小说，鲇川哲也堪为先驱，他甚至把实际的时刻表写进小说里，而最著名的作品是松本清张的《点与线》。他们的小说都注重风光旅情的描写，不只是解谜一条线列车。森村诚一也写过《新干线杀人事件》，清水一行的《动脉列岛》，犯人威胁国营铁路“噪音不止就破坏新干线”，是比较有名的公害文学。

在日本铁道文学中，值得一提的是，西村京太郎擅长写铁道凶杀案的高产作家，由于这一浪潮的涌现，诱使好些作家染指，如岛田庄司、内田康夫、辻真先。因之，在日本形成独特的铁道文化。

除了日本之外，还有不少作家涉足铁道写作当中来。如台湾、香港均有作家涉足这一领域，李清志的《铁道建筑散步》等等，涉及的是铁道的人文发现，而大陆作家对铁道的解读，大多还停留在观光指南之上，如谭祐波的《沿着青藏铁路去旅行》、齐栋的《绿皮车站》。

对铁道沿线的人文挖掘，才能留得住铁道迷。这人文包括风景人文之美与历史文化价值，这当然不是一种复古的铁道线，它可能很微小，但绝对有特色，是根植于当地文化创建出来的铁道风景线。比如国内的滇绥、滇越、京张就有许多可值得书写之处。至于国外的铁道线，如印度的西里古里—大吉岭，这条铁路线仍行驶着蒸汽火车。在铁道的两侧有茶园和柚子树林，还可见到隶属喜马拉雅山系的世界第三高峰。而在英国，则有格拉斯哥—马莱格线，此线路位于苏格兰北部高地，从格拉斯哥往西北方向，直抵西海岸的小城马莱格(MALLAIG)，一路风景堪称原始、野趣，间或可见瀑布和废弃的城堡。

作家对铁道线的历史人文价值的挖掘，让我们看到的是不同的铁道风景，这正如诗人所言：穿越乡村、田野，世界扑面而来。

对铁道的不同的解读，固然可以赋予不同的人文涵义。然而，正是由于多元方式的解读，则有可能了解并理解铁路文化。铁轨的长长，并非是铁道线的延伸，也是人类道路的记忆。这就如同不断延伸的铁道线所构成的网络，是人与人之间的相遇，也是对距离的真实感知。正因如此，铁道才让人如此着迷。■